



旧金山交响乐团奏响《红楼梦》序曲

◆ 胡越菲

2016年9月10日,由旧金山歌剧院委约美籍华裔作曲家盛宗亮创作的英文版歌剧《红楼梦》在当地首演,掀起了一股“红楼热”。上海的观众虽还未能一睹歌剧全容,却已有幸在本周二晚旧金山交响乐团访沪音乐会中,听到了该团带来的《红楼梦》序曲,从而先于全国其他地区,自序曲中“窥斑见豹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此番旧金山交响乐团在中国首演的《红楼梦》序曲,并不是歌剧中的那一首——歌剧中的所谓“序曲”很短,只有十五秒左右,几乎是“一闪而过”,而单独演出的《红楼梦》序曲则长达七分多钟,是盛宗亮另外写的,作曲家本人说,“我采用了歌剧中的某些主题,把它重新变成一首完整的序曲”。现场听来,作品一开头就运用了镲等打击乐器,制造出极为震撼的音响效果,仿佛预示着之后的悲剧性结局。乐曲主体部分虽带有一些中国元素,却又不失洋气,其所蕴含的信息量之丰富,让传说中的“七分钟”听起来感觉有一个世纪之久。

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四年前的访沪音乐会中,乐团音乐总监迈克尔·蒂尔森·托马斯(Michael Tilson Thomas,大家亲切的称他MTT)在上半场尾声与钢琴家王羽佳共同加演一曲普朗克的四手联弹作品,彼此间的配合流畅而默契,现场温馨的场景更是留在许多乐迷的记忆中。这次首场音乐会中,MTT再度邀请王羽佳与乐团合作肖邦的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。这是肖邦献给他初恋情人的作品,当时他爱上了华沙音乐学院学声乐的女同学康斯坦莎,但又不知该如何向心仪的姑娘表达爱意,所以这丝情愫并没有开花结果,在临别之际,肖邦用浑身的恋爱激情创作了这首钢琴协奏曲,将浓浓的爱意珍藏在心田深处。

听多了王羽佳的拉赫玛尼诺夫与普罗科菲耶夫,于是她的肖邦让人格外好奇与期待。当晚,王羽佳身着一袭闪亮的袭地长裙,摇曳曳地走上舞台。不知为何,这部肖邦的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远没有他的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上演的次数多,事实上,它的音乐清新、大气而辉煌,比后者更为动人心弦。乐队部分充满着柔情蜜意,让人仿佛要融化在那如水的弦乐里,钢琴旋律则动人心扉,宛如一篇孤独却情感强烈的爱的宣言。王羽佳在钢琴上飞舞着手指,演奏中少了一些她弹拉赫玛尼诺夫时的外向与狂放,却多了一点肖邦的温润与舒缓。

如果说王羽佳演奏肖邦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时还比较中规中矩,或者说有那么一点小心翼翼的话,那么到了返场时,我们见到了一个更本色的王羽佳。第一首返场曲是霍洛维茨的《卡门主题变奏曲》,这部作品的技巧几乎难到让人望而却步,已然将钢琴演奏变成了一种高度激烈的竞技运动。然而,无论是此起彼伏的大跨度跳跃击键、密如骤雨的琶音,还是左手与右手你追我赶的对抗,都难不倒王羽佳。她是如此驾轻就熟,似乎完全放开了,在钢琴前宛若一头忘情奔跑的小鹿——像这样视觉观赏性极强的作品,才是属于她的领域啊。一曲终了,掌声如雷。王羽佳在不间断的喝彩中再次款款登台、坐定,莫扎特《土耳其进行曲》的音调缓缓飘出,当然,如果她弹的仅仅是莫扎特的原作,那就不是王羽佳了。她在此将塞伊(Fazil Say)爵士即兴风的改编版和瓦洛多斯(Arcadi Volodos)风驰电掣般的改编版结合在一起,最终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王羽佳版的《土耳其进行曲》,让人耳目一新。

下半场,旧金山交响乐团在MTT的指挥下,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两部描述性极强的作品:《夜莺之歌》与《火鸟》组曲。MTT与该团携手至今已走到第二十二个年头,彼此间水乳交融的合作自不必多说,而他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更是独霸天下,为乐团赢得了格莱美等多项大奖。当晚两部作品的演奏中,乐团各声部的层次感极强,几件独奏乐器的表现也非常出色。特别是在《火鸟》组曲中,一些场景的音响极端而火爆,给予听者极为刺激、丰富的听觉享受,让“旧金山之声”实至名归。

或多或少,公开演出室内乐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。过去,室内乐作品很多是人们自娱自乐在演奏。遇到职业音乐家们的演出,当时的许多人自然也成为“懂行的”听众。他们一方面了解作品的境界之深,另一方面,则明白音乐表现、彼此配合之难。在今天,听众与室内乐之间的隔膜加深了不少。弦乐四重奏团的演出对于技巧、音乐修养、演奏家之间的默契,都提出极高的要求。演奏家们却很少能获得“明星地位”,更不用说得到巨星般的推崇了。

先前,上海四重奏曾分几场,推出贝多芬四重奏全集计划。演出开始不久,正赶上朱晓玫传奇的还乡演奏。相对于后者成为社会热点,四重奏的演出在宣传方面竟仿佛是不存在。无独有偶,近来俄罗斯钢琴怪杰阿法纳谢耶夫来华演出,在京沪两地引发热议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,人们对阿氏的奇诡风格已经议论纷纷。本尊现身,各方评论更是络绎不绝。由此,也让我感到同时期一场非凡的室内乐演出:11月11日,上海四重奏(上图)与龙四重奏(下图)合作的音乐会,完全没受到应有的关注。

我并不是认为这些室内乐演出比那些热点音乐会水平更高,只是感到如此“奢侈”的演奏未得重视,实在太不应该了。所以在本人笔力所及的范围,一直是到处盛赞上海四重奏的贝多芬。而面对该组合与龙四重奏的演出,我更感到这场音乐会折射出国内室内乐演出最美好的东西。

上海四重奏已经是个老牌组合,它从上海走出去,在国际上获得成功之后,又定期回沪演出。龙四重奏则是罕见的名家四重奏,它的成员有享誉国际的独奏家,也有世界名团的首席。出于对室内乐的热爱,这些同时期的华人演奏家组成该团体,持续演出、磨合。现在这样两个四重奏团携手,演出柴科夫斯基的《弦乐六重奏“佛罗伦萨的回忆”》,还有门德尔松的《弦乐八重奏》。如此豪华的阵容,在哪个舞台都拿得出手了,错过是很可惜的。当然,相对于“豪华”这件事,重要的

意外聆听两场管风琴——德奥音乐之旅(四) ◆ 任海杰

此次音乐之旅的又一个收获,是意外聆听了两场管风琴演奏。

7月31日晚,我们到达了奥地利的林茨——布鲁克纳的故乡。傍晚闲逛老城区,因是周末,几乎空无人影,商店大都关门。8月1日上午,我们即驱车前往林茨的郊外、布鲁克纳的出生地和圣弗洛里安修道院。

到了那里才知道,布鲁克纳的出生故居和旁边的布鲁克纳博物馆,并不是每天都开放的,都闭门谢客。想想也是,布鲁克纳毕竟不像莫扎特、贝多芬那样大众化、广为人知。在布鲁克纳的故居前留影后,我们又上车,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,即来到了敬仰已久的圣弗洛里安修道院,1845-1855年,布鲁克纳曾在其中的教堂整整工作了十年(1848年开始担任管风琴师),为他后来的创作勃发了深厚的基础。因此在布鲁克纳的一生中,圣弗洛里安有着特殊的意义,1896年,布鲁克纳去世后,其灵柩就被运回圣弗洛里安,安放在教堂下面最显要的位置,灵柩的顶层上方就是布鲁克纳常年工作过的管风琴,寓意布鲁克纳与圣弗洛里安的管风琴永存共鸣。

我们静坐在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气派恢弘、装饰华丽的圣弗洛里安教堂,仰望教堂正上方布鲁克纳曾经多年演奏过的管风琴,安静肃穆,浮想联翩。据说,现在教堂上方的这架管风琴,就是布鲁克纳当年演奏过的,一百多年以来依然保存完好,因此被称为“布鲁克纳管风琴”(Bruckner Orgel)。身临其境,更能

一场“奢侈”的音乐会——略谈上海四重奏与龙四重奏之合作 ◆ 张可驹

还是演出本身究竟如何。

客观地来看,名家组合的难处,很多在于合奏的默契——默契是需要时间的,而这些演奏家的日程都很忙。至于两个组合的协调,又是另一个问题了。不过,这些(相对)大编制的室内乐略带一些交响化的特点。比起演出莫扎特、贝多芬的四重奏,对于默契的考验稍微低一点。当晚确实是让人尽享室内乐之乐。演奏家们各自的水平都发挥得很出色,彼此配合又让人满意。先后听过龙四重奏的两次演出,默契度已明显提高。六重奏当中(以龙四重奏的成员为主),音乐家们以非常热情的风格来表现,包括带有圣咏风格的慢乐章。在那里,他们并不像某些著名演绎那样,追求管风琴般的合奏音响。乐句更强调出流动感,更为激动,效果也能自成一派,完全站立得住。不得不说,宁峰的第一小提琴真是太迷人了。在当晚名家辈出的环境里,也让人感到独树一帜。他拥有如此馥郁的发音,独特的歌唱音质,以及音量充沛,又毫不强迫乐器演奏的高超技巧,并不突出自我,却是当之无愧的一提。

宁峰与李宏刚(上海四重奏的中提琴)的“二重唱”片段真是美到极致。下半场门德尔松的作品中,两个组合的演奏魄力十足,第一乐章流畅而不追赶的速



度恰如其分。李伟纲和宁峰,这两位第一小提琴表现出微妙的差异。后者在音色美方面略胜一筹,前者也有独特的色彩,但更重要的,是他深得室内乐演奏的“自由”之趣。表现慢乐章的第二主题时,他们一同将音乐带到感人至深的境界。这样的演出应当尽早获得应有的关注,所幸当晚的上座率还不错。上海四重奏的演出已经成为真正的文化品牌,而龙四重奏能否成长为一个划时代的组合,就要看四位音乐家下几步怎么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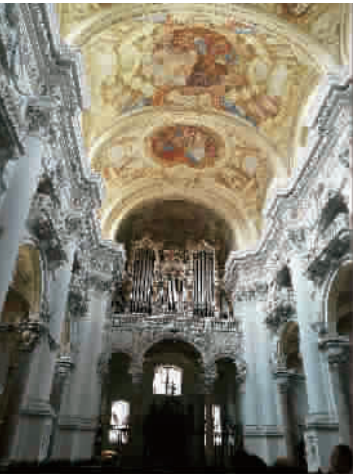
布鲁克纳就是坐在这里演奏管风琴的,奇特的体验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当天的管风琴演奏者 Andreas Etlinger,可能还是位作曲家,那天他还演奏了自己以及当代作曲家 Louis Vierne (1870-1937)的作品,音乐语汇新颖独特,推陈出新,令我印象深刻。半个小时的管风琴演奏,犹如一次精神洗礼。

我们终于非常满足而又依依不舍地告别圣弗洛里安、告别布鲁克纳。

在完成了林茨和萨尔茨堡的行程后,本来准备直奔海登海姆观赏歌剧节。这时我们碰到了居住在海登海姆附近的华人作曲家毛为国先生,他说,途中路过乌尔姆市,应该去看一看那里的大教堂。他做向导,陪同我们前往乌尔姆。到了乌尔姆市中心,果见一座宏伟高耸的哥特式大教堂赫然夺目,据称高161.6米,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教堂(科隆大教堂名列第三),耗时500多年建成。我们在教堂外围仰望了一圈后,走近教堂正门,只见门牌上表明:中午12点有管风琴演奏。一看手表,还有5分钟。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我们马上买了门票进教堂。

匆匆浏览了一下教堂内部结构,管风琴演奏开始。与往常不同,演奏作品只有一首:法国管风琴家、作曲家吉尔芒(Alexandre Guilmant 1837-1911)的第七号管风琴奏鸣曲,OP89。该作共有6个乐章,演奏时间约45分钟。与我们平时熟悉的德奥巴洛克管风琴音乐相比,吉尔芒的音乐风格显然要现代得多,而且有法国管风琴的特点,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聆听体验和品味。相比圣弗洛里安,乌尔姆大教堂的管风琴音响略显纤细精微,颇似它的哥特式建筑风格。

连着欣赏两场管风琴,作品都不限巴洛克,后一场就是近当代音乐,看来教堂音乐也在与时俱进。



■ 圣弗洛里安教堂

感受到布鲁克纳交响曲为什么有管风琴风格的原因。

就在我们离开圣弗洛里安回林茨途中,意外得知圣弗洛里安教堂下午2点有一场管风琴演奏——能够聆听布鲁克纳当年演奏过的管风琴,真是我们所向往的啊!于是马上又驱车回圣弗洛里安。当我们买了门票,再次走进圣弗洛里安教堂,管风琴演奏刚开始。演奏的曲目第一首就是布鲁克纳的作品——Vorspiel und Fuge-Moll (1847),接着是门德尔松、巴赫等。管风琴的音响非常出色,有一种声振寰宇、激荡心灵的崇高感,其音效远胜常规音乐厅的管风琴。想象当年